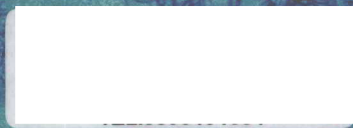


古龙文集 005

小李飞刀

2

边城浪子 (下)



河南文艺出版社



古龙文集 005

2

边城浪子

下

小李飞刀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李飞刀. 2, 边城浪子 / 古龙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2.11

(古龙文集)

ISBN 978-7-80765-763-7

I. ①小… II. ①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4209 号

著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郭端飞
校版编辑 王井起
特约编辑 读客张晓洲 读客孟汇一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90mm 1/16
印 张 43
字 数 66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二十七章 出鞘一刀 /1
- 第二十八章 有女同行 /22
- 第二十九章 蛇蝎美人 /36
- 第三十章 护花剑客 /45
- 第三十一章 刻骨铭心 /58
- 第三十二章 小李飞刀 /76
- 第三十三章 刀下亡魂 /91
- 第三十四章 神刀堂主 /106
- 第三十五章 前辈高人 /123
- 第三十六章 戏剧人生 /132

- 第三十七章 浪子回头 /161
- 第三十八章 桃花娘子 /175
- 第三十九章 情深似海 /190
- 第四十章 新仇旧恨 /207
- 第四十一章 英雄末路 /235
- 第四十二章 绝路绝刀 /251
- 第四十三章 世家之后 /276
- 第四十四章 丁氏双雄 /299
- 第四十五章 恩仇了了 /312
- 第四十六章 爱是永恒 /329

第二十七章 出鞘一刀

秋。秋色染红了枫林，枫林在群山深处。

三十四匹马，二十六个人。人在马上欢呼，欢呼着驰入枫林。马是快马，人更剽悍。他们的脸上却带着风霜，有的甚至已受了伤，可是他们不在乎，因为这一次出猎的收获很丰富。

他们猎的是人、别人的血汗。他们的收获就在马背上，是四十个沉重的银箱子。

别人骂他们是土匪，是马贼，是强盗，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好汉——绿林好汉。

绿林好汉喝酒当然要用大碗，吃肉当然要切大块。

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和银鞘子一起摆在桌上，等着他们的老大分配。

他们的老大是个独眼龙，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作独眼龙。他喜欢用一块黑布蒙着这只瞎了的眼睛，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看来很有威严。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很有威严的人，因为他虽然残忍，却很公平。

只有公平的人，才能做个绿林好汉的老大。

何况他还有两个随时都肯为他拼命的好兄弟，一个勇敢，一个机智。

勇敢的叫屠老虎。

机智的叫白面郎中。

绿林好汉若没有一个响亮的外号，那还成什么绿林好汉。

所以他们几乎已将自己本来的名字忘了。

屠老虎的头脑本来就比一只真老虎聪明不了多少，尤其在喝了酒之后，他简直比老虎还笨，也比老虎还要凶。

他最凶的是拳头。据说他一拳可以打死只活老虎，这虽然没有人真的看过，却没有人敢怀疑。

因为他一拳打死的人已不少。

这次他们出猎时，镇远镖局的二镖头“铁金刚”，就是被他一拳打死的。

所以这次他分的银子最多，被人恭维的也最多。

“那个铁金刚到了我们二寨主拳头下，简直就是纸扎的。”

屠老虎大笑，觉得开心极了。

可是他忽然发现人们的笑声都已停顿，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大门。

他跟着看过去，笑声也立刻停顿。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人正从大门外慢慢地走进来，一个本来绝不可能在这里出现的人。

一个女人，美丽得令人连呼吸都随时会停顿的那种女人。

这地方叫龙虎寨，就在枫林后，四面群山环抱，奇峰矗立，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野兽，正张大了嘴在等着择人而噬。

他们这些人，也正像是一群野兽。

谁也不愿意被野兽吞下去，所以这地方非但很少看得见陌生人，连飞鸟都已几乎绝迹。

但现在这地方竟来了个陌生的女人。

她身上穿的是件质料极高贵的墨绿百褶裙，漆黑的长发，挽着当时最时髦的杨妃堕马髻，满头珠翠，衬得她的头发更黑，皮肤更白。

她脸上带着甜蜜而成熟的微笑，莲步姗姗，慢慢地走了进来，就像是一个盛装赴宴的贵妇，正步入一个特地为她举行的宴会里。

每个人的眼睛都直了。他们并不是没有见过女人的男人，却实在没见

过这种女人。

他们的老大虽然清醒得最早，但老大是一向不轻易开口的。

他沉着脸，向屠老虎打了个眼色，屠老虎立刻一拍桌子，厉声道：“你是什么人？”

这绿裙丽人嫣然一笑，柔声道：“各位难道看不出我是个女人？”

她的确从头到脚都是个女人，连瞎子都能看得出她是个女人。

屠老虎板着脸，道：“你来干什么？”

绿裙丽人笑得更甜：“我们想到这里来住三个月，好吗？”

这女人莫非疯了，竟想到强盗窝里来住三个月？

“我希望你们能把这里最好的屋子让给我们住，床上的被褥最好每天换两次。”

“……”

“我们一向是很喜欢干净的人，但吃得倒很随便，每天三餐只要有牛肉就够了，但却要最嫩的小牛腰肉，别的地方的肉都吃不得的。”

“……”

“我们白天不大喝酒，但晚上却希望你们准备几种好酒，其中最好能有波斯来的葡萄酒，和三十年陈的竹叶青。”

“……”

“我们睡觉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派三班人轮流在外面守夜，但却千万不可发出声音来，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惊醒，一醒就很难再睡着。”

“……”

“至于别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马虎一点了，我知道你们本都是个粗人，所以并不想太苛求。”

“……”

大家面面相觑，听着她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就好像在听着疯子唱歌似的。但她却说得很自然，仿佛她要求的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能拒绝她。

等她说完了，屠老虎才忍不住大笑，道：“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个客栈？是个饭馆？”

绿裙丽人嫣然笑道：“但是我们也并没有准备付钱。”

屠老虎忍住笑道：“要不要我们付钱给你？”

绿裙丽人笑道：“你若不提醒，我倒差点忘了，这桌上的银鞘子，我们当然也要分一份。”

屠老虎道：“分多少？”

绿裙丽人道：“只要分一半就行了。”

屠老虎道：“一半不嫌太少么？”

绿裙丽人道：“我刚才说过，我们并不是十分苛求的人。”

屠老虎又仰面大笑，就像是从来也没听见这么可笑的事。

每个人都在笑，只有独眼龙和白面郎中的神色还是很严肃。

白面郎中的脸看来比纸还白，突然道：“你刚才说你们要来，你们有多少人？”

绿裙丽人道：“只有两个人。”

白面郎中道：“还有一个是谁？”

绿裙丽人笑道：“当然是我丈夫，我难道还能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么？”

白面郎中道：“他的人呢？”

绿裙丽人道：“就在外面。”

白面郎中忽然笑了笑，道：“为什么不请他一起进来？”

绿裙丽人道：“他脾气一向不好，我怕他出手伤了你们。”

白面郎中微笑道：“你不是怕我们伤了他吧？”

绿裙丽人也笑了，嫣然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来做客的，不是来打架。”

白面郎中道：“这样你就来对了，我们这里的人本就从来不喜欢打架的。”

他忽然沉下了脸，冷冷道：“我们这里的人，一向只杀人！”

从院子里还可以看见那片枫林。

这个人就站在院子里，面对着枫林外的远山。

暮色苍茫，远山是青灰色的，青灰中带着墨绿，在这秋日的黄昏里，天地间仿佛总是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萧索之意。

这人的眼睛也和远山一样，苍凉、迷茫、萧索。

他背负着双手，静静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眺望着远山。他的人却似比远山更遥远，似已脱离了这世界。

最后的一抹夕阳，淡淡地照在他脸上。他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每一条皱纹中，都仿佛藏着有数不清的辛酸往事、痛苦经验。

也许他已太老了，可是他的腰仍然笔挺，身子里仍然潜伏着一种可怕的力量。

他虽然并不高，也不魁伟，但有股力量使得他看来显得很严肃，令人不由自主会对他生出尊敬之意。

只可惜这里的绿林好汉们，从来也不懂得尊敬任何人。

屠老虎第一个冲出来，第一个看见这个人。

“就是这老头子？”

屠老虎仰天狂笑道：“我一拳若打不死他，我就拿你们当祖宗一样养三年。”

绿裙丽人淡淡道：“你为何不去试试？”

屠老虎大笑道：“你不怕做寡妇？”

他大笑着冲过去。他的身材魁伟，笑声如洪钟。

但这老人却像是完全没有看见，完全没有听见。他神情看来更萧索，更疲倦，仿佛只想找个地方静静地躺下来。

屠老虎冲到他面前，又上上下下看了他几眼，道：“你真的想到这里来住三个月？”

老人叹了口气，道：“我很疲倦，这地方看来又很宁静……”

屠老虎狞笑道：“你若真的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床，只有棺材。”

老人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淡淡道：“你们若不答应，我们可以走。”

屠老虎狞笑道：“既然已来了，你还想走？”

老人嘴角忽然露出一丝讥诮的笑意，道：“那么我只好在这里等了。”

屠老虎道：“等什么？”

老人道：“等你的拳头。”

屠老虎狞笑道：“你也用不着再等了。”

他突然出手，迎面一拳向老人痛击过去。

这的确是致命的一拳，迅速、准确、有力，非常有力。拳头还未到，拳风已将老人花白的头发震得飞舞而起。

老人却没有动，连眼睛都没有眨。

他看着这只拳头，嘴角又露出了那种讥诮的笑意。然后他的拳头也送了出去。

他的人比较矮，出拳也比较慢。可是屠老虎的拳头距离他的脸还有三寸时，他的拳头已打在屠老虎的鼻梁上。

每个人都听到一声痛苦的骨头折碎声。

声音刚响起，屠老虎那一百多斤重的身子，也已被打得飞了出去。飞出去四丈外，重重地撞在墙上，再沿着墙滑下来。

他倒下去的时候，鼻梁已歪到眼睛下，一张脸已完全扭曲变形。

老人还是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慢慢地取出一块丝巾，擦干了拳上的血迹，目光又凝视在远山外。

他的眼睛也和远山一样，是青灰色的。

独眼龙的脸色已变了。他手下的弟兄们在震惊之后，已在怒喝着，想扑上去。

但白面郎中却阻止了他们，在独眼龙耳畔，悄悄说了几句话。

独眼龙迟疑着，终于点了点头，忽然挑起大拇指，仰面笑道：“好，好身手，这样的客人我们兄弟请都请不到，哪有拒绝之理。”

白面郎中笑道：“小弟老早就知道大哥一定很欢迎他们的。”

独眼龙大步走到老人面前，抱拳笑道：“不知朋友高姓大名？”

老人淡淡道：“你用不着知道我是谁，我们也不是朋友。”

独眼龙居然面不改色，还是笑着道：“却不知阁下想在这里逗留多久？”

绿裙丽人抢着道：“你放心，我们说过只住三个月的。”

她嫣然一笑，接着道：“三个月后我们就走，你就算要求我们多留一天都不行。”

其实她当然也知道，绝对没有人会留他们的。

“三个月后呢？那时再到哪里去？”

无论如何，那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又何必想得太多呢？

他慢慢地在前面走着，左脚先迈出一步，右腿才跟着慢慢地拖过去。

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柄刀。漆黑的刀！

他的眼睛也是漆黑的，又黑又深，就跟这已逐渐来临的夜色一样。

秋夜，窄巷。就这样走着，在无数个有月无月的晚上，他已走过无数条大街小巷。

走到什么时候为止？

他一定要找到的人，还是完全没有消息。他也问过无数次。

“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老头子？”

“每个人都看见过很多老头子，这世上的老头子本就很多。”

“但是这老头子不同，他有一只手上的四根指头全都削断了。”

“没有看过，也没有人知道这老人的消息。”

他只有继续走下去。

她垂着头，慢慢地跟在他身后。这并不是因为她不想走在他身旁，而是她总觉得他不愿让她走在身旁。

虽然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可是他对她好像总有些轻视。

也许他轻视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她也从来没有劝过他，叫他不要再找了，只是默默地跟着他走。

也许她心里早已知道他是永远找不到那个人的。

空巷外的大街上，灯火通明。

也不知为了什么，若不是因为要向人打听消息，他总是宁愿留在黑暗的窄巷里。

现在他们总算已走了出来。

她眼睛立刻亮了，美丽的嘴角也露出了笑意，整个人都有了生气。

她跟他不同。她喜欢热闹，喜欢享受，喜欢被人赞美，有时也会拒绝别人，但那只不过是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已。

她一向都懂得要怎样才能使男人喜欢她，男人绝不会喜欢一个他看不

起的女人。

这时正是酒楼饭铺生意最好的时候，你若想打听消息，也没有比酒楼饭铺更好的地方。这条街正是酒楼饭铺最多的一条街。

他们从窄巷里走出来，走上这条街，忽然听到有人大呼：“翠浓！”

两个人刚从旁边的酒楼下来，两个衣着很华丽的大汉，一个人身上佩着刀，一个人腰畔佩着剑。

佩刀的人拉住了她的手。

“翠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

“我早就劝过你，不要待在那种穷地方，像你这样的人才，到了大城里来，用不着两年，我保证你就可以把金元宝一车车地装回去。”

“……”

“你为什么不说话？我们是老交情了，你难道会忘了我！”

这佩刀的大汉显然喝了几杯，在街上大喊大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跟这美丽的人有交情。

翠浓却只是低着头，用眼角瞟着傅红雪。

傅红雪并没有回头，却已停下脚，握刀的手背上已现出青筋。

佩刀的大汉回头看了看，又看了看翠浓，终于明白了。

“难怪你不敢开口，原来你已有了个男人，但是你什么人不好找，为什么要找个跛子？”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已发现翠浓美丽的眼睛里忽然充满了恐惧之色。

他跟着翠浓的目光一起看过去，就看见了另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并不太大，也并不锐利，但却带着种说不出的冷酷之意。

佩刀的大汉并不是个懦夫，而且刚喝了几杯酒，但这双眼睛看着他时，他竟不由自主忽然觉得手足冰冷。

傅红雪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身上的刀，忽然道：“你姓彭？”

佩刀的大汉厉声道：“是又怎么样？”

傅红雪道：“你是山西五虎断门刀彭家的人？”

佩刀的大汉道：“你认得我？”

傅红雪冷冷道：“我虽然不认得你，但却认得你的刀！”

这柄刀就和他身上的衣着一样，装饰华丽得已接近奢侈。刀的形状很奇特，刀头特别宽，刀身特别窄，刀柄上缠着五色彩缎。

佩刀的大汉挺起胸，神气十足地大喊道：“不错，我就是彭烈！”

傅红雪慢慢地点了点头，道：“我听说过。”

彭烈面有得色，冷笑道：“你应该听说过。”

傅红雪道：“我也听说过彭家跟马空群是朋友。”

彭烈道：“我们是世交。”

傅红雪道：“你到万马堂去过？”

彭烈当然去过，否则他怎么会认得翠浓。

傅红雪道：“你知不知道马空群的下落？”

彭烈道：“他不在万马堂？”

他觉得很诧异，显然连万马堂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傅红雪轻轻叹息了一声，觉得很失望。

彭烈道：“你也认得三老板？”

傅红雪冷冷地笑了笑，目光又落在他的刀上，道：“这柄刀的确很好看。”

彭烈面上又露出得意之色，他的刀实在比傅红雪的刀好看得多。

傅红雪道：“只可惜刀并不是看的。”

彭烈道：“是干什么的？”

傅红雪道：“你不知道刀是杀人的？”

彭烈冷笑道：“你以为这柄刀杀不死人？”

傅红雪冷冷道：“至少我没有看见它杀过人。”

彭烈变色道：“你想看看？”

傅红雪道：“的确很想。”

他的脸色也已变了，变得更苍白，苍白得已接近透明。

彭烈看着他的脸，竟不由自主后退了半步，忽然大笑道：“你这柄刀呢？难道也能杀人？”

他心里愈恐惧，笑声愈大。

傅红雪没有再说话。现在他若要再说话时，就不是用嘴说了，而是用

他的刀！

用刀来说话，通常都比用嘴说有效。

那佩剑的是个很英俊的少年，身材很高，双眉微微上挑，脸上总是带着种轻蔑之色，好像很难得将别人看在眼里。

他一直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这时竟忽然叹了口气，道：“以前也有人说过这句话。”

彭烈道：“说过什么话？”

佩剑的少年道：“说他这柄刀不能杀人。”

彭烈道：“是什么人说的？”

佩剑的少年道：“是个现在已经死了的人。”

彭烈道：“是谁？”

佩剑的少年，道：“公孙断！”

彭烈悚然失色，道：“公孙断已死了？”

佩剑的少年道：“就是死在这柄刀下的。”

彭烈额上忽然沁出了冷汗。

佩剑的少年道：“而且三老板也已经被逼出了万马堂。”

彭烈道：“你……你怎么知道？”

佩剑的少年道：“我刚从西北回来。”

傅红雪的眼睛已在盯着他，忽然问道：“去干什么的？”

佩剑的少年道：“去找你。”

这次傅红雪也不禁觉得很意外。

佩剑的少年又道：“我想去看看你。”

傅红雪道：“特地去看我？”

佩剑的少年道：“不是去看你的人，而是去看你的刀！我只想看看你的刀究竟有多快！”

傅红雪握刀的手突然握紧，苍白的脸几乎已完全透明。

佩剑的少年道：“我姓袁，叫袁青枫，袁家和万马堂也是世交。”

傅红雪又慢慢地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

袁青枫道：“你应该明白的。”

傅红雪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看看我的刀？”

袁青枫道：“是。”

傅红雪垂下头，凝视着自己握刀的手。

袁青枫道：“你还不拔刀？”

傅红雪道：“好，先拔你的剑！”

袁青枫道：“天山剑派的门下，从来还未向人先拔过剑！”

傅红雪脸上忽然出现了种很奇怪的表情，喃喃道：“天山……天山……”

他目光已在眺望着远方，眼睛里仿佛已充满了思念和悲哀。

袁青枫道：“拔你的刀！”

傅红雪握刀的手更用力。他左手握刀，右手忽然握住了刀柄。

彭烈竟又不由自主后退了半步，翠浓美丽的眼睛似已因兴奋而燃烧起来。

袁青枫的脸上，虽然还是全无表情，但他的手也不禁握住了剑柄。

“天山……天山……”

忽然间，刀光一闪！

只一闪！

等到人的眼睛看见这比闪电还快的刀光时，刀已又回到刀鞘里。

有风吹过，一根根红丝飞起。

袁青枫剑上的红丝绦却已赫然断了。

傅红雪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握刀的手，道：“现在你已看过了。”

袁青枫脸上还是全无表情，但额上却已有冷汗流下来了。

傅红雪道：“我这柄刀本不是看的，但却为你破例了一次。”

袁青枫什么话都没有再说，慢慢地转过身，走入酒楼旁的窄巷里。

他还没有看见傅红雪的刀，只不过看见了刀光。

但这已足够。

人已去了，血红的丝绦却还有一两条留在风中。

彭烈握刀的手已湿透。

傅红雪转过头来，凝视着他，道：“我的刀你已看过？”

彭烈点点头。

傅红雪道：“现在我想看看你的刀。”

彭烈咬着牙，咬牙的声音，听来就像是刀锋摩擦一样。

突听一人道：“这把刀不好看。”

路上刚有顶轿子经过，现在已停下，这声音就是从轿子里发出来的。

是女人的声音，很好听的女人声音，但却看不见她的人。

轿上的帘子是垂着的。

傅红雪冷冷道：“这柄刀不好看？什么好看？”

轿子里的人笑道：“我就比这柄刀好看。”

她不但笑声如银铃，而且真的好像有铃铛“叮铃铃”地响。

清脆的铃声中，轿子里已有个人走下来，就仿佛一朵白莲开放。

她穿的是件月白衫子，颈子上，腕子上，甚至连足踝上都挂满了带着金圈子的铃铛。

丁灵琳。

傅红雪眉尖已皱起，道：“是你？”

丁灵琳眼波流动，嫣然道：“想不到你居然还认得我。”

其实傅红雪根本不认得她，只不过看见过她跟叶开在一起。

丁灵琳笑道：“我说这把刀不好看，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五虎断门刀。”

傅红雪道：“不是？”

丁灵琳道：“你若要看真正的五虎断门刀，就该到关中的五虎庄去。”

她忽又转身向彭烈一笑，道：“现在他一定不想再看你的刀，你还是快去喝酒吧，小叶一定已经等得急死了。”

傅红雪道：“小叶？”

丁灵琳道：“今天晚上小叶请客，我们都是他的客人。”

她娇笑着，接着道：“他不喜欢死客人，也不喜欢客人死。”

傅红雪道：“叶开？”

丁灵琳道：“除了他还有谁？”

傅红雪道：“他也在这里？”

丁灵琳道：“就在那边的天福楼，看见你去了，他一定开心得要命！”